

当代世界大师经典

玫瑰的名字

[意] 安伯托·埃柯 著
UMBERTO ECO



谢瑶玲 译 张大春 导读

作家出版社

IL NOME DELLA ROSA

玫瑰的名字

[意] 安伯托·埃柯 著



谢瑶玲 译 张大春 导读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1999-243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玫瑰的名字 / (意) 埃柯著; 谢瑶玲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1. 7

ISBN 7-5063-2053-3

I. 玫… II. ①埃… ②谢… III. 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515 号

玫瑰的名字

作者:【意】安伯托·埃柯

译者: 谢瑶玲

责任编辑: 王宝生

装帧设计: 杨林

版式设计: 李杨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x 1230 1/32

字数: 378 千

印张: 16

插页: 2

印数: 001-6000

版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053-3/I·2037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Il Nome Della Rosa

玫瑰的名字

国际书评

美国

精彩绝妙，不可多得的杰作！

—— 新闻周刊

令人难以抗拒的佳构！

—— 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带引我们进入中世纪修道院传统的世界……高潮迭起，引人入胜！

—— 洛杉矶时报

每个人都应仔细品味并珍藏这本意大利的不朽杰作！

—— 每日新闻

英国

不只是个侦探故事……更深入洞悉了十四世纪——它的历史、状态、纠结的政治与宗教战争、哲学、神话、科学、技艺、烹调风格、医药和魔法。

—— 伦敦时报文学专刊

Il Nome Della Rosa

玫瑰的名字

国际书评

意大利

一本充满语言智慧，又极其复杂的小说！

—— Il Giorno

写作技巧高妙无比！

—— Panorama

扣人心弦，步步为营，反映当前的时代！

—— La Repubblica

法国

智慧和知识结晶的盛宴！

—— 自由报

这本小说和伏尔泰的哲学故事不谋而合……表面上它是一个博学的侦探故事，实际上它也为自由、中庸、智慧发出了有力的呼声！

—— 快报

德国

多年来最富含机智，也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巨作！

—— 明镜周刊

光芒四射！

—— Suddeutsch

导 读

寻回读小说的真正乐趣

張大春

导因于一宗中世纪修道院谋杀案，这位比福尔摩斯早出生数百年、却晚创造出来的侦探英雄，掀起了欧美文学排行榜的持续热潮。

《玫瑰的名字》没有《好莱坞妻妾》那样的美女、金钱和丑闻，而能置身于畅销书之列，是一个意外，却也实至而名归。

为了追求“被禁制的知识”而遭杀身之祸的僧侣，并不是第一个面对“真理/信仰”难以两全僵局的人，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负责调查发生在神秘修道院之诡异谋杀案的圣方济格修士威廉就曾经这么说：“也许深爱人类的人所负有之任务，就是让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为惟一的真理在于使我们自己由追求真理的狂热中解脱。”

这种怀疑的老调并非安伯托·埃柯（Umberto Eco）设置在《玫瑰的名字》里惟一的“主题”。因为这位记号语言学大师的叙述策略使本书的意旨形成了一部远比书中隐藏“禁制知识”的迷宫图书馆更为复杂的网络，它们相互辩证、颠覆、缠祟。于是当威廉为我们“侦破”了一连串的谋杀案之后（“一连串”显然不免是由于威廉的介入），世故的读者也会因“元凶”的哲学信念而轻微感动或强烈震撼。然而，富于深邃智慧的论述课题，并不

会让比较天真的读者感觉索然乏味或枯燥晦涩——即使读者对中世纪欧洲政教纷争、神学议论或文化仪式全无了解之诚意，他仍然可以从《玫瑰的名字》中获取许多“追随福尔摩斯推探线索”的侦伺奇趣。另一方面，沉浸于写实规范的批评家或读者在赞叹作者细腻、准确、翔实的描述和考证功夫时也必须留心：安伯托·埃柯愈是逞弄其写实性修辞，往往就是他对“真实”最加疑虑和嘲诮的表现（如：对图书馆设计装潢以及圣物陈列之描绘）。

于是，我们才可以根本怀疑作者在序言里对于“梅可的埃森修士手稿”的发现和传抄、移译过程完全出于虚构，从而认识到《玫瑰的名字》非但不是一部古老轶事的考订材料，它甚至也不是“一个故事”、“一本小说”，它只是利用读者对“推理情节”、“历史常识”、“英雄传奇”、“宗教启示”等文本的种种成见所架设出来的相互质疑的符号。我们运用这些成见来阅读，之后便摧毁了这些成见。

一个阅读本书的理想方式是：随便翻到任何一页，读下去，直到困倦为止。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前戏之后，如果它还不能引起你对侦探、历史、哲理或高度嘲讽艺术的任何兴趣的话，就请你去看电视节目《百战百胜》吧——那是一个最适合无脑力人士产生自我优越感的电视节目。

——录自台湾《中国时报》开卷版

修道院里的谋杀

法兰哥·费鲁奇

想象一个由圣本尼迪克特教团所主持的中世纪修道院，寺院里住有管理人、植物学者、园丁、图书管理员和年轻的见习僧。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几乎有半打的僧侣被发现死在古堡里，死法离奇。一个博学多闻的圣方济格修士被派前往调查这个秘密，却被掷入恐怖的事件中。想象，当故事结束时，我们发现所有恐怖的犯罪竟然都基于道德和文化的理由。试想，亚里斯多德遗失的手稿——《诗论》的第二部分——包括他对喜剧和笑的理论，在图书馆里被发现了。再假想，有人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这部书的流传。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恐怕只是，安伯托·埃柯写了本小说，他的第一本——在欧洲文学上造成了一股热潮，成为欧洲文坛上的一件大事。它几乎上了欧洲各地畅销书的排行榜，更同时获得了法国和意大利最重要的文学奖——麦迪西奖（the Prix Médici）和斯特拉哥奖（the Premio Strega）。由于威廉·韦佛精彩的英译本问世，我们终于也可以看到这本书了。要译一本含有多层意义和解释的书，也委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埃柯的成就几乎是预期中的。在进一步讨论他的作品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他成功的原因。答案或许就在于，虽未经公开认定，埃柯无疑是目前意大利的文化领袖。他内容扎实而引人注目的学术创作，使他在观念学上的声望逐年升高。在国际性的公开讨论会上，他更被视为继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之后的记

号语言学的权威，以高雅的态度寻求语言符号的意义（对于这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埃柯所写的《读者的角色》）。埃柯同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研究詹姆士·乔伊思的学者，和波隆那大学的名教授。

多年来，埃柯在《快讯》（L'Espresso）杂志上的专栏一直广受欢迎。善于使用智慧而富有弹性的语言的埃柯，可以说是“新启蒙主义”的代言人，他保留方法论对独断论的怀疑，认为文化只是一种交互训练的管道；既非确定事物的供给者，也非神秘和启蒙仪式的庙堂。

上列叙述正好可以作为诠释埃柯《玫瑰的名字》一书的开场白。《玫瑰的名字》发生在十四世纪。在埃柯的某些论文中曾把十四世纪和近代相提并论，两者都受到科学和矛盾社会现象的影响，因而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感觉。称这本小说为侦探小说是十分恰当的。它是所有文学类型中最理性的，以寻求无可反驳的真理（即使是片面的）为基础，谁是杀人的凶手？他的动机是什么？有哪些蛛丝马迹可以解开神秘的疑云？

小说中，小说的主角巴斯克维尔的威廉被邀前往调查发生在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内的谋杀案。威廉来自英国的罗杰·培根和欧坎·威廉的哲学学校，强调以精确的观察和感官的揭示的真实证据为基础，因此也是解开谜团的最佳工具。

故事的叙述者是阿德索，一个年轻的见习僧，对威廉带有一份天真的崇拜。他们两人之间所建立起智力和情感上的关系，恰似汤姆斯·曼的浮士德中的拉维坎和叙述者塞若纳斯之间的关系。阿德索凭着某种信仰之名发言，威廉却已失去了这种信仰。古老的《圣经》问题——到底追求被禁止的知识，抑或不服从方是第一死罪，始终没有定论。求知的渴望是否源于信仰的丧失？或者拿今天的话来说，记号语言学的产生是否来自对某种原本不可动摇的真理的怀疑？

最后当谋杀者坦承罪行时，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的动机源于一个诗学和哲学上的问题。不过，天机不可泄露。我只能说威廉和谋杀者之间展开了一场狂热、精彩的辩论，展示了作者绝妙的创造才能，有待读者去探讨。

故事的叙事力量强烈得令人无可抗拒。对于一本以相当篇幅描写教会会议和圣方济格修会改革的小说而言，实是难能可贵的。同时书中虽常引用中古拉丁语，读者却不觉隔阂。无论读者是否刻意寻求记号语言迷宫的多层次解释，都会被埃柯愉悦的叙事技巧所感染。对埃柯这样一个记号语言学学者而言，解开一桩谋杀案也包含了解释文字、象征、观念，以及可见宇宙中每一个可能的记号的意义。

在读《玫瑰的名字》时，我们可以把它读成一本小说，其中的每一个角色和事件都可以在我们今日的世界里找到对等的角色和事件。从许多方面来看，它可以算是一本寓言小说，人名是虚构的，人物却是真实的。其中描写异教徒运动的部分，无疑在影射近代发生在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以及当地政府对这些革命运动的高压和迫害。地窖内的审判则更进一步影射了某西方大国的整肃、野蛮的自我批判、洗脑和其他可想见的。

《玫瑰的名字》的小世界里，弥漫着多层次的意义。两个月前，我在纽约遇见了埃柯的一个朋友——一位学者，由于没有任何著作，无法在大学里任教。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埃柯书中一个小角色的缩影：“一个‘狼吞虎咽’的读者，他可以背出所有图书馆里的书，但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弱点，那就是他没有创作的能力。”

书中尚有许多“类似”的游戏，等待读者去发现。当然读者也可以下定决心，不去理会任何游戏，而沉溺在故事的发展中。但是他却必须在阿德索和威廉之间做一个选择。毫无疑问，威廉即是埃柯本人，但那是身为哲学家和散文家的埃柯。至于写《玫

瑰的名字》的埃柯则是阿德索，一个年轻而又苍老的声音，为了对爱和热情的向往而发言。威廉决定了故事的轮廓，阿德索则赋予它私人的悱恻和悲情。他永远不会像威廉那样地思索：“书并非要让人相信的，而是要让人质疑的”；阿德索的书是要让人相信的。

我本人选择了阿德索。虽然威廉是解谜之人，但毕竟阿德索才是叙述者。在写这本书的同时，埃柯或许也发现了，对事情的真正回忆来自热情。书中惟一的爱情故事便是发生在阿德索的身上。如《所罗门王之歌》中所说的，他遇见了一位纯洁的少女，“美丽而可怖”。在看见修道院的大门时，只有他心中泛起了强烈宗教情操。在全书结束时，也只有他仍拥有伟大的梦和憧憬，当阿德索带着诚挚的心告诉他的朋友们所发生的一切时，威廉只能解释经验背后所隐藏的哲学意义。

然而仍有一件事是威廉所无法解释的。那就是在书的最后一页，年已老迈的阿德索，以极富诗意的方式预见了自己的死亡：“很快的我将进入这片广阔的沙漠，平坦而一望无际，在这里虔诚的心得到真正的至福。我将沉入神圣的阴影中，在一种绝对的静默和一种不可名状的结合中。”在读到这些句子时，我又想起了埃柯散文里所说的：“死亡是惟一的真实，无需记号语言学的解释。”除此而外，威廉似乎总有一些可以教阿德索的东西。

——译自 1983 年 6 月 5 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中世纪修道院的谋杀案

派翠西亚·布蕾

当一个负有盛誉的记号语言学家着手写一本小说，结果必然充满了暧昧不明的线索、神秘的暗语，以及象征性的事件；甚且超过约瑟·柯南道尔爵士所曾臆想的。安伯托·埃柯的第一本小说——《玫瑰的名字》——便是以中世纪为背景的福尔摩斯式幻想。

五十一岁的埃柯，是研究詹姆士·乔伊思语言来源的学者，并著书探讨。他的学术著作多达十余本，包括《读者的角色——记号语言学的探讨》（1979年，印第安纳大学印行）一书。到目前为止，他最成功的作品——《玫瑰的名字》，已赢得意大利最高的两项文学奖，自1980年来，销售已逾五十万册。

美国人对中世纪的了解比不上欧洲人，这本书的受欢迎与否，全赖对中世纪好奇的读者是否乐于一步步迈向故事的中心。因为本书并不只是叙述1327年修道院谋杀案的调查事件而已，它也详细记载了十四世纪的宗教战争、修会历史及异端的行动。作者以神学的争议、学者的讨论和拉丁文来记述这一切。

埃柯显然尊崇柯南道尔爵士。本书中的侦探之名，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便是取自福尔摩斯探案的故事——《巴斯克维尔猎犬》。在这本以十四世纪为背景的著作内，威廉是个圣方济格修士，以精妙的推论而闻名。他的同伴也是学生，叫做阿德索。

在教会纷乱的时代，他们两人一起旅行。一场异教徒的审判，在整个时期投下了一层黑暗而胁迫的阴影。米兰的皇帝和阿维尼翁的教皇争相入主罗马。皇帝路易四世派遣威廉到一所富有

而极具权力的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去，为双方代表团的会议斡旋。这位圣方济格修士和阿德索抵达修道院时，恰在一位年轻的僧侣刚被发现横死于山崖下之后。不是自杀，就是谋杀。院长知晓威廉的侦探技巧，说服他调查此事。

原已被异端的怀疑和某些僧侣之间卑贱的欲望搞得乌烟瘴气的修道院，在一连串血腥的死亡发生后，气氛变得更加阴惨可怖。威廉推测凶手可能是从《启示录》得到杀人的灵感；《启示录》中的七声号响，便象征了七件死亡。

威廉的注意力集中于修道院的图书室，那里所收藏的神圣及世俗书籍，也就是全世界知识的象征。只有图书管理员和他的助手知道怎么在那迷宫般的秘密房间中行进。院长解释道：“图书室自有防御，如它所贮存的真理一样难以测量，如它所保有的虚妄一样欺人。”威廉怀疑被害者是为了找出一本被禁的书，才会遇害的。“世俗人的诱惑是通奸，神职者渴想的是财富，僧侣梦寐以求的却是知识。”他心想：“为了满足心灵的好奇，他们自会冒着死亡的危险，也有可能被想要将秘密据为己有的人杀害。”

到了最后，威廉推测出那本被禁的书，以及策动了谋杀的“假基督”。透露太多，便违反了运动员规则，因此只能说那本书是亚里斯多德“失落”已久的《诗论》续集。上册探讨了悲剧的本质；下册所讨论的应是喜剧，认为它是一种善的力量。正如威廉对阿德索所解释的，他“做了一件凶暴的事，因为他太爱他的真理，所以为了毁灭虚妄，敢于做任何事……也许深爱人类的人所负有的任务，就是让人们嘲笑真理，使真理可笑，因为惟一的真理在于使我们自己由追求真理的狂热中解脱”。

意大利的书评家认为埃柯的书是当代意大利政治现状的写照，其他人则以为这是一本博学的著作，包含伦理、政治、异端的各种层面。然而，毋宁说《玫瑰的名字》是一个喜爱神秘乐趣的学者的不朽创作。这本书难解的书名，便隐含了他的意图。当

埃柯被问及书名的意义时，他回答：《玫瑰的名字》是中世纪用来表明字汇含有无限力量的措词。“例如，艾伯拉宣称只要有‘玫瑰’这个名称，玫瑰便是存在的，即使没人见过玫瑰，或者玫瑰从不曾存在过。”有些读者们可能会联想到一句拉丁俗语：“*res, non verba*”，意即“实质胜于文字”。

——译自 1983 年 6 月 13 日《时代周刊》

一个诡谲的学者

赫伯·米根

看完《玫瑰的名字》之后，和安伯托·埃柯交谈，犹如面对一根波隆那的罗马蜡烛。他才思焕发，心思缜密，是个诡谲但并不狡狴的学者。

无论是与埃柯先生晤谈，或是阅读他这一本关于十四世纪意大利修道院的小说，都处处可见记号语言学的存在；他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及加州柏克莱大学教过这门学科，而今更是波隆那大学记号语言学的第一把交椅。这项专长成为他第一部小说的基础，却不露斧凿的痕迹；有一半时间，埃柯先生似乎是在嘲弄他自己的学问。

他必定是个好老师，因为他们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来界定记号语言学：“这是一种以一致的观点研究不同符号系统的学问。”他又说：“人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彼此沟通，从他们所穿着的衣服，到他们所居住的房舍。身体语言是较明显的方式之一。”

另一晚在纽约市，这位现年五十一岁的小说家和他的朋友——在意大利居住多年的纽约艺术家沙尔·史坦堡——谈到了记号语言学。史坦堡先生说：“我对新的观感极感兴趣。我对绘画的诠释，一如卡尔维诺和埃柯以文字所表达的——以一种新眼光来观察你已熟悉的事物。就像纽约的街道——我在列辛屯街上所看到的变化，并不次于地理学的繁密。”

埃柯先生点点头：“史坦堡是最了不起的记号语言学家，因为他使用绘画的语言；他不需要文字。”

表面上看来，《玫瑰的名字》是一个中世纪的侦探故事，埃

柯先生并不介意怀着消遣的心情来阅读这本书。书中的年代为1327年；一所富有的意大利修道院内，有许多圣方济格修士被怀疑持有异端；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兄弟抵此调查，有几名僧侣却在这当儿突然遇害了。种种证据和线索包括了秘密符号以及以密码记载的手稿：记号语言。威廉兄弟（或埃柯先生）的工具是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和阿奎纳的神学。秘密的中心是图书馆的一本手稿；这本手稿便是亚里斯多德已遗失多年的《诗论》续集，讨论“笑”的主题。

埃柯先生带引我们参与这场游戏。他为了驱除《玫瑰的名字》只是一份教授演讲的想法，特别说明以前他相信一个作家应该文以载道。但他已改变了想法：现在他知道，“一个舞文弄墨的人可以纯粹出于对写作的喜爱而写。”

大部分的作家都不愿解释太多，但是埃柯先生并不否认这本书的书名是莎士比亚启发的灵感。“另一朵玫瑰”，便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另一个名字。圣方济格修士巴斯克维尔的威廉兄弟，脱胎自柯南道尔笔下的名探福尔摩斯；见习僧阿德索，也就是福尔摩斯的助手华生。布尔戈斯的佐治，一个智慧高超的老人——影射的是埃柯先生所景仰的阿根廷作家佐治·路易·勃吉。

埃柯先生对别的作家及其作品亦十分敬重，自詹姆士·乔伊思到伍迪·艾伦。在他的论述中会多方提及乔伊思，同时他又帮助凯赛·贝林翻译伍迪先生的著作，交付米兰的庞比尼出版社印行。他说：“我们在翻译他的犹太文笑话时遇到了一点困难。”

埃柯先生自幼便喜好英美文学，虽然当时意大利是在法西斯时期，且被德国占领。他回忆，在那些年间，“美国文学被视为反法西斯声明。战争期间及战后，游击队和左倾分子更以美国作品强调他们政治主张，由海明威到斯坦贝克；美国的爵士乐也成了反抗和挑衅的象征。我还不满十三岁时，住在乡间，学会了躲避轰炸。如果我要写第二本小说，或许会以当时北意大利为背

景。”

目前，埃柯先生为意大利的《观察》周刊撰写专栏，时常在欧美各地演讲。他又身任记号语言学国际协会的秘书长，在米兰组织了第一次会议。每个礼拜他必须离开米兰的家人几天，到波隆那大学任教。

十四世纪是否有二十世纪的征象呢？

“不以现代的眼光来撰写历史，是不可能的事。”他说：“但我不希望我的书被视为影射小说。相反的，我希望读者能看到根源，看到当时所存在的一切——由各种事物的背景到图书馆的燃烧——今日也都存在。‘假基督’时代一直向我们逼近。核子时代和黑暗时代委实相距不远。”

——译自1983年7月17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